

国家图书馆藏《谯子五行志》略考

游 自 勇

近年来,伴随着大量考古文物的出土,中国古代术数的研究渐成潮流,由此传统典籍里的术数文献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笔者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《谯子五行志》,发现此书罕有学者利用,因此就流传诸问题略作考证,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《谯子五行志》的著录情况

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,题唐人濮阳夏撰,国家图书馆现藏两种。一种为明钞本,一册,编号为06845。墨格,白口,四周单边,单鱼尾,鱼尾下书卷数和叶数,其中卷一鱼尾下书“谯子五行志”,其它四卷则书“樵子五行志”。半叶12行,行24字,单行小字夹注,每字亦一格,楷书,间有行书,有后人校改。卷首无总目,各卷下分目。卷一首叶有白文“稽瑞楼”、朱文“铁琴铜剑楼”、朱文“北京图书馆藏”印,卷五末有朱文“铁琴铜剑楼”、朱文“北京图书馆藏”印。另一种为清钞本,编号55860。朱丝栏,白口,四周双边,单鱼尾,版心上端书“谯子五行志”,下书卷数、叶数。半叶8行,行21字,单行夹注,楷书,有朱笔校改。玄、弦、紫、絃缺笔,当是避康熙讳。卷首有朱文“耄逊”、白文“海日楼”印,卷一首叶有朱文“兆洛审定”、朱文“北京图书馆藏”、白文“养壹”、白文“李兆洛印”,卷五末有白文“李兆洛印”、白文“养壹”、朱文“北京图书馆藏”印。

《樵子五行志》，或名《樵子五行志》，历代多有著录，然世所少见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最早著录，题濮阳夏撰《樵子五行志》五卷，列入子部五行类，《玉海》卷五“志五行”同。宋代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入“数术家类”，《崇文总目》卷八入“五行类”，均不著撰人；《通志》卷六十八“阴阳”题唐阳夏撰，当脱“濮”字。宋人强至记叶杲卿事云：

君讳某，字杲卿，姓叶氏，世为杭州钱塘人……师事郡人林先生逋，先生篇翰为当时二绝，君尽得其妙。天禧末年，钱塘有巨石浮于江，太守异之，即问先生此何祥也，未有以对。先生以问君，乃按《樵子五行志》以应曰：其为万乘之忧乎？未几，真宗弃天下，于是益服君多闻，而始知樵子之志为奇书。^①

是知该书在宋代即已不大为人所知。《宋史》卷二〇六《艺文志五》“濮阳夏”作“濮阳复”，“樵子”讹为“蕉子”。以下是历代书目著录情况：

《樵子五行志》著录情况表

年代	著录书目	分 类	题 名	版本类别
宋	《新唐书·艺文志三》	子部·五行类	濮阳夏《樵子五行志》五卷	
	《遂初堂书目》	数术家类	《樵子五行志》	
	《崇文总目》卷八	五行类	《樵子五行志》五卷	
	《通志》卷六十八	五行·阴阳	《樵子五行志》五卷 唐阳夏撰	
	《玉海》卷五	志五行	濮阳夏《樵子五行志》五卷	
元	《宋史·艺文志五》	子部·五行类	濮阳復《蕉子五行志》五卷	
明	《国史经籍志》卷四下	五行家·阴阳	《樵子五行志》五卷	
	《澹生堂藏书目》卷十	子类·天文家	《樵子五行志》一卷	澹生堂余苑本（钞本）

	《近古堂书目》 卷上	天文类	《谯子五行》	
	《千顷堂书目》 卷十五	子部术数类	司马泰《文献汇编》 一百卷（第四十五 卷）《纂集谯子五行 志》	
	《钱遵王读书敏 求记校证》卷三 中	五行	《谯子五行》五卷	
	《稽瑞楼书目》		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	旧钞
	《爱日精庐藏书 志》卷二十三	术数类·占 候	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	抄本
	《铁琴铜剑楼藏 书目录》卷十五	占卜	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	旧钞本
清	《持静斋书目》 卷三	子部·术数 类	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	旧钞本（明初钞 本） 李兆洛藏旧钞本
	《持静斋藏书纪 要》卷下		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	曹溶藏明人旧钞 李兆洛藏钞本
	《朱修伯批本四 库简明目录》卷 十一	术数类占候 之属	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 唐濮阳夏撰	陈子准旧钞
	《增订四库简明 目录标注》卷十 一	子部七·术 数类·占候	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 唐濮阳夏撰	张氏钞本 澹生堂 余苑本 丁禹生藏 明钞本
	《藏园订补邵亭 知见传本书目》 卷九	子部七·术 数类·占候	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 唐濮阳夏撰	旧钞本 丁禹生藏 明钞
	《海日楼书目》		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	李申耆先生旧藏 旧钞本
	《中国古籍善本 书目》	子部术数 类·占候	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 唐濮阳夏撰	国图明钞本一种 南图清钞本两种
现代				

从上表可以看出，各家著录之《樵子五行志》，除去讹误外，其作者均题“濮阳夏”，濮氏为何人，今已不可考。书名所题或为“樵子”，或为“樵子”，宋元明，“樵子”多于“樵子”，清代以后基本都书“樵子”。世以“樵子”名显者，惟三国蜀地的樵周，可能是唐人假托樵周之名撰写了这部书。观书中每卷末都有“樵子曰”，则其书本名似应以《樵子五行志》为妥，“樵子”或为“樵子”之讹。

二、《樵子五行志》的流传

《樵子五行志》一直是以钞本形式流传，未见有刻本。明代虽有焦竑（1540—1620）《国史经籍志》、祁承燾（1563—1628）《澹生堂藏书目》、《近古堂书目》三家书目著录^②，但确知藏有该书的只有祁承燾。近古堂藏书情况不明，焦竑此书多依《通志·艺文略》，四库馆臣评曰：“丛抄旧目，无所考核，不论存亡，率尔滥载。古来目录，惟是书最不足凭。”^③则焦竑很可能未见过《樵子五行志》。祁承燾著录“《樵子五行志》一册一卷澹生堂余苑本”，卷数与各家不同。所谓“澹生堂余苑本”，乃祁氏手抄之《澹生堂余苑》六〇四卷，祁承燾曾谈及该书，云：

性尤喜小史、稗官之类，曾搜取四部之余，似经非经，似集非集，杂史小说，褒而集之，名为四部余苑，函以百计，数以二千计，每二十种为一函，俟成帙之后，听海内好事者各刻一、二函。此亦宇宙间一大观也。^④

是知祁氏曾抄录《樵子五行志》一部，并收入《澹生堂余苑》。《澹生堂余苑》在《千顷堂书目》和《明史·艺文志》都有著录，但散佚很快，近人严倚帆认为：

由于此书没有刻本，故散失很快，清朝莫友芝编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时，其中所著录只有40几种了，现中央图书馆尚存有六卷六种，分别是温公琐语、漫堂随笔、直率纪事、南窗纪谈、南野闲居录及杨公笔谈。^⑤

可见该书现在十不存一。严氏遍查各藏书目录中著录为澹生堂钞本者,共34种,无《谯子五行志》^⑥。今推测,澹生堂余苑本可能是祁氏抄录时,将五卷合为一卷,现已亡佚。另外,清代黄虞稷(1629—1691)《千顷堂书目》子部术数类著录明人司马泰的《文献汇编》一百卷,其中第四十五卷是《纂集谯子五行志》^⑦。司马泰,明嘉靖时人,藏书甚富,其所编《文献汇编》在《明史·艺文志》里著录,今亦不传。

清代钱曾(1629—1701)《读书敏求记》云:“谯子,不知何时人。五行各以类次,注解甚明。此等书惜不多传于世为恨耳!”^⑧是钱氏以为其书乃唐人所撰,非伪作也。清代各家著录的《谯子五行志》主要是三个系统。

其一是陈揆稽瑞楼藏明钞本。陈揆(1780—1825)《稽瑞楼书目》注“旧钞 一册”^⑨。张金吾(1787—1829)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言:

唐濮阳夏撰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著录,言天文占验事。《读书敏求记》曰:谯子,不知何时人。殆未之详考欤?”^⑩

则他认为作者是濮阳夏;据张氏言,其所藏钞本是“从陈君子准藏旧钞本传录”。陈子准,即陈揆,酷爱藏书,因得唐刘赓《稽瑞》一书,乃将藏书楼命名为“稽瑞楼”,是清代常熟有名的藏书家。去世后,藏书四散^⑪,他所收藏的《谯子五行志》后为瞿镛(1794—1875)所得,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著录云:

不著撰人名氏。案:唐志及崇文总目谓,唐时濮阳夏撰。其书分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,应四时以编次,首举天文,下及物类,即象以推休咎,视缕详悉。钱遵王氏谓此等书惜不多传于世也。^⑫

瞿氏仅言所藏是“旧钞本”,至于钞本年代不明;瞿氏所藏后又归中国国家图书馆,著录为明钞本。由此看来,瞿镛及国图所藏均是

陈揆旧藏明钞本，张金吾所藏是据陈揆藏本钞录的清钞本。国图收藏的明钞本中，“桓”字出现十处，有两处缺末笔，“恒”字出现一处，也缺末笔，显然是避宋讳所致，这说明明钞本源自宋本，明人在抄录时把宋讳改过来，但仍有遗漏的地方。明钞本讹误较多，校改随处可见，从笔迹判断不止出自一人之手，因无题跋，所以不清楚是何时何人手校，只能笼统称其为“明钞校本”。现所见，只有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了这个本子，但校改痕迹十分模糊，藏书印也不可识^⑬。

其二是曹溶藏明初钞本。丁日昌（1823—1882）《持静斋书目》云：

旧钞本。卷首曹溶题云：此秘册也，为明初人手抄，曾经方孩未先生鉴定，字法深得唐人遗意等语。又卷末方震孺题云：天启甲子夏，读三复并抄传一部云云。有震孺、翁方纲、覃溪、王芑孙、蓉镜、引意诸印。^⑭

莫友芝（1811—1871）为丁日昌编的《持静斋藏书纪要》亦云：

唐濮阳夏撰。言天文占验事。《新唐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遂初堂书目》皆著录，四库未收。此本明人旧钞，曹溶倦圃所藏。^⑮

丁、莫二人的记载为我们揭示了此本《谯子五行志》的流传情况，其中提到了明清时期不少著名的学者、藏书家及其藏书印。方孩未，即方震孺（1585—1645），字孩未，号念道人，寿州人，万历十一年进士，《明史》有传。曹溶（1613—1685），字秋岳，一字洁躬，号倦圃，秀水人，明崇祯进士。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，藏书之盛，足可抗衡宁波范氏天一阁。曹溶手订的《流通古书约》，定各藏家有无相易之法，为中国藏书史上重要文献。翁方纲（1733—1818），清代书法家、文学家、金石学家。字正三，号覃溪，晚号苏斋，直隶大兴（今属北京）人。乾隆十七年进士，官至内阁学士。善赏鉴，对著名碑帖考证题跋甚多，书法尤冠绝一时。王芑孙（1755—1818），字念

丰，号惕甫，又号楞伽山人，江苏吴县（苏州）人，官华亭教谕。性简傲，书仿刘墉。“蓉镜”乃张蓉镜（1802—1849）藏书印，张氏字芙川，又字伯元，江苏常熟人。父张燮与当时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为好友。藏书处为小琅嬛仙馆和双芙阁，藏书多达数万卷。“引意”不知何许人。据记载，我们可知，此明初钞本曾经方震孺鉴定，方氏自己抄录一本。入清后明钞本归曹溶，后又迭经翁方纲、王芑孙、张蓉镜等人之手，最后归丁日昌。

其三是李兆洛藏本。前引《持静斋书目》又云：“又一部亦旧钞本，李兆洛藏，有兆洛鉴定、申耆诸印。”《持静斋藏书纪要》云：“又一钞本，李兆洛藏。”是知李兆洛也有藏本，惟藏本年代不详。李兆洛（1769—1841），字申耆，号绅绮，晚号养一老人，江苏常州人。嘉庆进士，工书、善诗，精考证、地理学，书学功底极深，尤善行草。藏书斋名辈学斋，所藏书逾五万卷。李氏藏书很有特点，其弟子蒋彤撰《养一子述》曰：“每得书必并本原订，细楷目录，夹以银杏木板，束以青绳，严整明便，望而知为辈学斋中物也。”^⑥国图所藏清钞本即带夹板，从藏印中“李兆洛印”、“兆洛审定”、“养壹”判断，当为李兆洛藏本，但印文和《持静斋书目》著录不完全相同，因此，这是持静斋所指李兆洛旧钞本之外的其它本子。与国图藏明钞本对照之后，发现它和明钞本之间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。第一，前提及明钞本中“桓”、“恒”二字有避讳的情况，清钞本不但也有这种情况，而且避讳的地方和明钞本一致。第二，明钞本讹误、后人又没有校改之处，清钞本基本都延续下来，特别是明钞本中大量的地名、帝王年号错误，清钞本照录，比如明钞本卷二出现的“晋穆公”（应是“晋穆帝”）、“始藏”（应是“姑臧”）等。由此，笔者判断清钞本是李兆洛用自己藏本（即《持静斋书目》所说旧钞本）校明钞本之后的新抄本，笔者称之为“李兆洛钞本”。新抄本又有“毫逊”、“海日楼”印及朱笔校改。毫逊乃沈曾植（1850—1922）号^⑦，沈氏《海日楼书目》言：“《谯子五行志》五卷 李申耆先生旧

藏旧抄本”^⑩，则是书后归沈曾植海日楼，朱笔校改当是沈氏所为。此书最后亦属国家图书馆。

三、持静斋旧藏的下落

上述三个系统其实是四种钞本，稽瑞楼旧钞和李兆洛手抄本最后都归国家图书馆，持静斋所藏曹溶和李兆洛藏本的下落却扑朔迷离。邵懿辰（1810—1861）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子部七·术数类·占候著录云“唐濮阳夏撰，昭文张氏有钞本，四库未收。澹生堂余苑本”，未知丁氏旧藏，到其孙邵章时才得知“丁禹生藏明钞本”^⑪。莫友芝因替丁氏编《藏书纪要》得以知道该书，在其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中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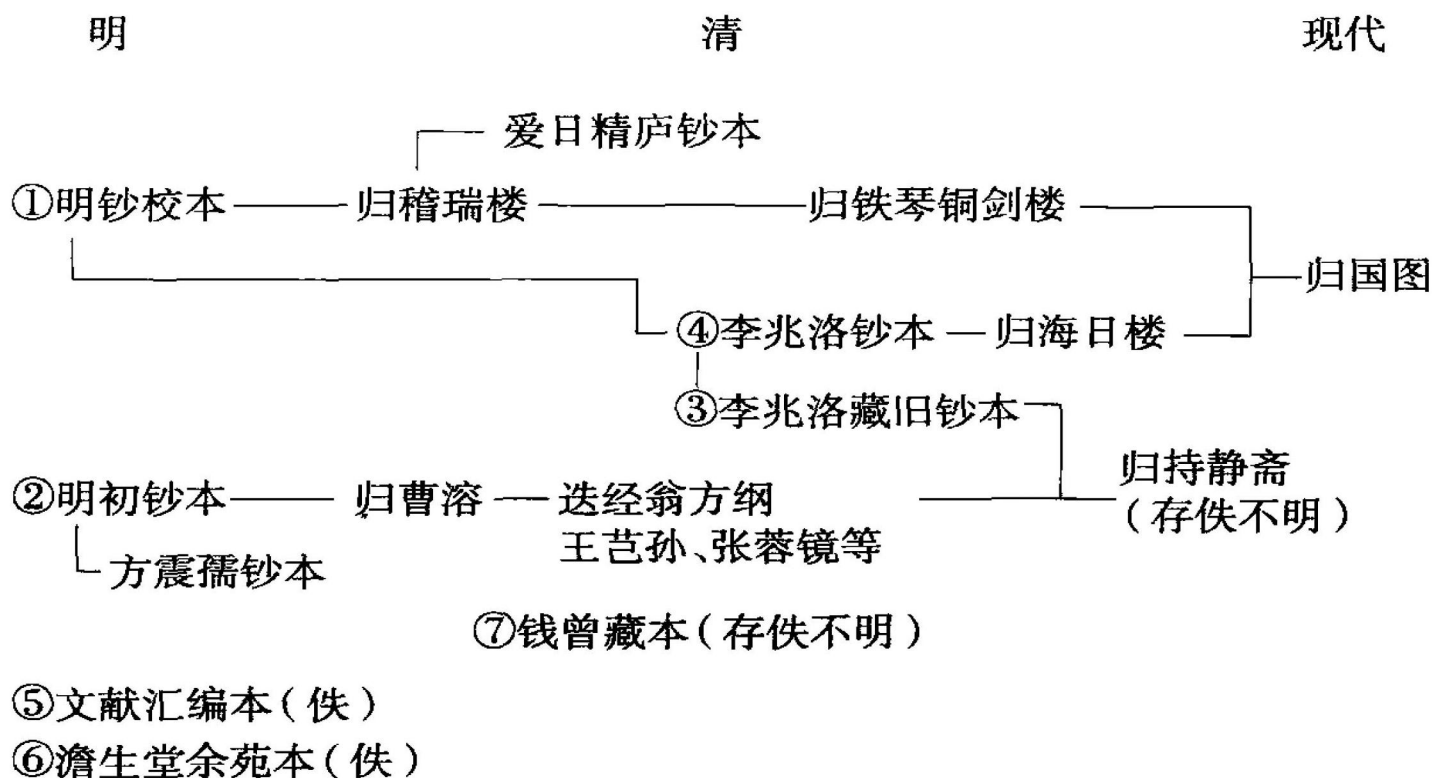
唐濮阳夏撰。张氏志云：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著录，言天文占验事。《敏求记》曰：谯子，不知何时人。殆未之详考？○旧钞本○丁禹生藏明钞。”^⑫

“张氏志”即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；丁禹生，即丁日昌。但莫氏本人藏书中没有《谯子五行志》^⑬。

丁日昌去世后，持静斋藏书即流散，“揭阳城内有书店多家，皆为北平、上海估客专窥伺其书而设。其书之出多由婢仆之手，宋元钞校无所别择，俱以贱值辇载而去”^⑭。持静斋藏书大部分归上海涵芬楼，一些为日本人购去，部分归李文田（1834—1895）、莫伯骥（1877—1958）。20世纪30年代，上海东方图书馆毁于战火，千种古籍化为灰烬，笔者查阅张元济所编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及后附《涵芬楼原存善本草目》^⑮，没有著录《谯子五行志》。莫氏《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》亦未著录^⑯，因《续编》及大部分藏书毁于战火^⑰，我们实在不能确定莫氏是否藏有《谯子五行志》。至于李文田，“丁氏持静斋中诸钞本侍郎多有其副”^⑱，因此他的可能性最大。然而李氏一直没有对其藏书进行编目，抗战期间泰华楼藏书在京粤两地同遭损失，叶恭绰就慨叹“向劝芍农先生文孙劲庵

速编全目,已经不及”^②,苟农是李文田的号,劲庵即李氏孙李桢,由于泰华楼藏书一直没有编目,我们现在也就无法知道是否藏有《谯子五行志》了。

综上所述,曹溶藏明初钞本和李兆洛藏旧钞本的下落今已不可考知,毁于战火的可能性极大。现将明清以来《谯子五行志》的流传情况图示如下,作为本文的结束:



注:

①(宋)强至《祠部集》卷三十五《墓志铭·桂州司法参军赠太子中允叶公墓铭》,丛书集成初编据聚海珍版丛书本排印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6册,第531页。

②冯惠民、李万健等选编: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4年,上册367页下、1017页上,下册1175页上。

③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上册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1153页。

④(明)祁承燾《澹生堂集》卷十八《与郭文学》,国图缩微胶片,编号10463。

⑤严倚帆:《祁承燦及澹生堂藏书研究》,汉美图书有限公司,1991年,第67页。

⑥同⑤,第114—117页。

⑦(清)黄虞稷撰,瞿凤起、潘景郑整理: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五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,第402页上。

⑧(清)钱曾撰,管庭芬、章钰校证:《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》卷三中,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四》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150页上。

⑨(清)陈揆编:《稽瑞楼书目》,丛书集成初编据滂喜斋丛书本排印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137页。

⑩(清)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卷二十三,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四》,第472页下。

⑪《稽瑞楼书目》“潘祖荫序”。

⑫(清)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五,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》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221页。

⑬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子部·术数类,第1049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605—629页。又,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: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(稿本)》(齐鲁书社,1996年)没有收录《谯子五行志》。

⑭(清)丁日昌《持静斋书目》卷三,广州英华书局,1918年,第2页a。

⑮(清)莫友芝《持静斋藏书纪要》卷下,广州英华书局,1918年,17页b。

⑯(清)缪荃孙纂录:《续碑传集》卷七十三《儒学三》,沈云龙主编: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99辑(989),文海出版社,1973年,第12页a。

⑰王遽常:《沈寐叟年谱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77年,第1页。

⑱沈曾植:《海日楼书目不分卷》第21号,1925年沈氏海日楼抄本,国图缩微胶片,编号15584。

⑲(清)邵懿辰撰,邵章续录: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卷十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年,第466页。

⑳(清)莫友芝撰,傅增湘订补,傅熹年整理: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卷九,中华书局,1993年,第2册,第10页。

㉑(清)莫友芝:《影山草堂书目不分卷》(稿本),国图缩微胶片,编号09271。

㉒(清)徐绍桀:《广东藏书纪事诗》“丁日昌持静斋”条,沈云龙主编:

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》第20辑（199-200），文海出版社，1975年，第159页。

②③张人凤编：《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》中册，商务印书馆，2003年。

②④莫伯骥编：《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36年。

②⑤《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》“容肇祖序”，后附“五十万卷楼主人所著书”，铅印本，1948年。

②⑥伦明：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，叶恭绰：《矩园余墨纪书画绝句》附，铅印本，1961年，第35页。

②⑦《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》“叶恭绰序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

（上接第 228 页）

郎中等职，《府志》明显不知萨都刺任燕南道廉访司照磨后的经历，故所谓“结庐其下，避世终焉”的说法靠不住。

②③李遵道：《江乡秋晚图》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。见台湾故宫博物院编《故宫书画图录》册17，1989年，第185页。

②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②⑤清康熙四十六年内府刻本。

②⑥房日晰：《萨都刺与杜甫》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，1996年1期，第54-55页。

②⑦见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三十（《瓯北全集》本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复旦大学图书馆